

我的世界 是安静的

Wodeshijie
Shianjingde

林徽因

著



林徽因的成名作与代表作
让徐志摩、金岳霖、梁思成三大才子痴迷钟爱的
传奇女神



中国商业出版社

我的世界 是安静的



林徽因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世界是安静的 / 林徽因著. —北京: 中国商业出版社, 2015. 8

ISBN 978-7-5044-9105-3

I. ①我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书信集—中国—现代 VI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08329 号

责任编辑: 王彦

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

010-63033100 www.c-cbook.com

(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

* * * * *

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开 16 印张 206 千字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* * * * *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)

最美不过林徽因

四月的北方小城，春风拂面，阳光温暖，身处其中的我心情也随之开朗了许多。我泡上一杯香茶，翻开这本散发着墨香的《我的世界是安静的》细细品读起来。云雾透过字里行间迎面而来，于其中我仿佛看到了烟雨迷蒙的小巷，嗅到了一树花香，感觉到了一片安详。除此之外，便是杨柳轻舞、碧水荡漾的江南岸边，站着一位婀娜多姿、才华横溢、倾倒众生的佳人。她衣裙飘飘，貌美若仙，她便是林徽因。她短暂的一生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她不是传奇，却比传奇还要惊心动魄；她不是明星，却比明星绽放得更久远、更璀璨。她是一首经久传唱、百听不厌的老歌，总有一种让人难以割舍的情感蕴藏于其中。

最初我以为她是文学家，是诗人。然而并非如此，她更卓越的成就在建筑方面。她是中国第一代女性建筑学家，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，是传统景泰蓝工艺的拯救者，被胡适誉为“中国一代才女”。这位像谜一般神奇的女子，看似柔弱、瘦小，与一般女子并无差异。但其实她秀外惠中、才华横溢、冰雪聪明，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、能要什么、该舍什么，不该舍什么。她的才情容貌、她的笑靥如花、她的苦愁悲哀、她的一举一动深深牵动着三个伟大男人的神经和魂魄，令他们对

其仰慕倾心，使他们愿意一生相伴。她让著名诗人徐志摩想得夜不能寐；让著名建筑教育家、建筑学家梁思成爱得痴狂；让著名哲学家、逻辑学家金岳霖为其独守一生。她，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传奇女子？

林徽因，原名林徽音，福建闽县（福建福州）人，1904年6月出生在官宦之家。父亲林长民早年去日本留学，学识渊博。林徽因5岁，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；8岁，移居上海，入虹口爱国小学。1916年，因父职位调动，举家迁往北京，此时的她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。1920年4月，随父去欧洲，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，从此与建筑结下不解之缘。同年，她与诗人徐志摩相识，对新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她在文学方面成就斐然，同时还致力于建筑业，成为我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参与了国徽设计和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。三十年代初，她的丈夫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，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，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。1955年4月1日，她结束短暂又极具耀眼光芒的一生（年仅51岁）。

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男人，一个是诗人徐志摩，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，一个是学界泰斗金岳霖。

1920年在欧洲，林徽因与潇洒帅才徐志摩相识。可以想像得出，当风流倜傥的徐志摩与人艳如花、才情俱佳的林徽因相遇时的情景。林徽因的楚楚动人与才气，过人的艺术感悟和优雅的谈吐，就像一位女神，静静地投映在徐志摩的心海里，令他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大有惊鸿一

瞥，相识恨晚之感。

林徽因让徐志摩着迷痴狂，还未分别便渴望再次相见。

那年徐志摩 24 岁，林徽因 16 岁。一位是才子，一位是佳人，一个情投，一个意合。毕竟当时的林徽因是情窦初开，面对徐志摩这样一位风度翩翩满腹诗书并对其一往情深的才子，少女的心扉怎能不敞开？两颗火热的心碰撞在一起，但最终没有燃烧起火花。因为她不是一般的女子，她是林徽因，是一直以来不断思考、不断探索、不断学习的中国奇女子。她和徐志摩的爱情终因她的明智而结束，在一番痛心疾首的冷静之后，她选择悄悄离开。因为那时的徐志摩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而且林徽因也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定有婚约，她不能置徐志摩的结发之妻张幼仪于不顾。那个可怜的女人，自结婚后便被徐志摩冷落。同时，她想到了被父亲冷落的孤苦伶仃的母亲。于是作为女人，她理性地放弃了徐志摩，致使徐志摩对其一生挚爱、无限眷恋。

多年以后，林徽因曾对自己的儿女说：“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，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因，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如果说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是不恰当的时机遇到了不恰当的人，那么她与梁思成的相遇相知相爱便是最恰当不过了。这位建筑界的名人用一生的爱呵护着身边这位让男人仰慕、让女人嫉妒的女子——林徽因。想和林徽因共度一生的男人不计其数，但最终她选择了梁思成，所以说他是幸运的。这位有着同样的学识和才华的名人之后，当时也不乏追求

者，但他独爱林徽因。是呀，才情兼得、闭月羞花、冰雪聪明的女子谁人不爱、谁人不惜？共同的理想，共同的经历，共同的爱慕让他们走到一起，成为建筑史上的一对业绩卓越的伉俪学者。

婚后的梁思成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老婆是自己的好，文章是老婆的好。”这与中国那句俗语：“文章是自己的好，老婆是人家的好”截然相反。可见，他对林徽因的情之深，爱之切。当他被林徽因问及：“如果我同时爱上两个男人，该怎么办？”为此他在痛苦的深渊里苦苦挣扎了一晚，而后他满目含情、一脸坚定地对林徽因说：“你是自由的，如果你选择了金岳霖，我祝你们永远幸福。”林徽因知道梁思成的这句话是诚肯的，是发自肺腑的。她不仅没有离他而去，而是说了一句让梁思成刻骨铭心的话：“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，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！”林徽因说到做到，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事业，和他一起走南闯北，跋山涉水，不离不弃，互诉衷肠。

《林徽因传》的作者张清平说过，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而学建筑的。建筑学在他们之间，是共同的事业，也是感情沟通的基础，这也许就是他们相濡以沫的关键所在。

与梁思成的幸运相比，林徽因感情中的第三个男人金岳霖无疑是不幸的。他一生的痴爱令人感动，他一辈子的坚持让人震撼，当他孤独终老时，心里念念不忘的仍是那位叫林徽因的女人。

在当时，金岳霖作为一名学术界泰斗，并且仪表堂堂，身材魁梧，颇具绅士风度，身边自然美女如云，追求者甚多。但用情专一的他，内

心已被林徽因深深占据、填满，所以任何一位女子皆不能再入他的心。他爱林徽因，并且用了一生的时光来证明——为她一生未娶。

对金岳霖来说，也许一辈子站在林徽因的不远处默默关心她，守护她，便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和满足。爱一个人，并非要得到她，真正的爱是让对方快乐，让对方幸福，而不是给她施加压力，让她不知所措，整日遭受痛苦的煎熬。当金岳霖得知梁思成深爱着林徽因时，理智地主动退出。所以说真正懂得爱情的是金岳霖，他知道如何让心爱的女人快乐，不为其添一丝忧愁和烦恼。

退出的金岳霖依然住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家附近——他要默默守护林徽因。抗战时期，林徽因身体不好，金岳霖特意来到林徽因和梁思成住的地方，买来一些鸡喂养，专门用于给林徽因补身子。金岳霖自己也坦言道：“一离开梁家，就像丢了魂似的。”他对林徽因的爱不因岁月而改变，不因容颜而退减。这种爱，像天上的云朵，洁白无瑕，一尘不染。

在林徽因的追悼会上，热泪滚滚的金岳霖为她写下“一身诗意千寻瀑，万古人间四月天”极为别致的挽联。四月天，是最美的天，是最甜的歌，满树花海，碧波荡漾，青山绿树生机盎然。而林徽因在他的心中，便是这人间最美的四月天，是长青与永恒的生命之树。

在林徽因去逝后的某一天，金岳霖邀请一些至交好友赴宴，大家不知缘由地坐在一起。当金岳霖一脸庄重地说出“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”时，此情此爱让大家唏嘘不已。如果林徽因泉下有知，想必也会感动至极，泪眼婆娑。但是，令其空等一生是多少愧疚眼泪也不能偿还的。

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，在梁间呢喃；你是爱，是暖，是诗的一篇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！

夕琳

2015年5月于北京

注：夕琳，著名小说家，曾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主任、中国散文学会青少年创作中心主任、鲁迅文学院少年作家班辅导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春年少》《初涉职场奋斗记》《北京致命诱惑》《校花校草的幽默爱情》《大魔咒》，小说集《校园的早晨》，文学评论集《80后作家成名之路》。1999年荣获泗河文艺创作奖；2006年荣获中国长城文学奖。

目 录

Contents

我 的 世 界 是 安 静 的



第一章 你是那人间四月天

一片阳光 / 002

悼志摩 / 006
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/ 014

惟其是脆嫩 / 020

山西通信 / 023

窗子以外 / 026

蛛丝和梅花 / 033

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 / 036

究竟怎么一回事 / 040

彼此 / 045

第二章 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

- 致胡适 / 052
- 致沈从文 / 065
- 致梁思庄 / 077
- 致梁再冰 / 079
- 致梁思成 / 081
- 致傅斯年 / 084
- 致金岳霖 / 085
- 致张兆和 / 086
- 致朱光潜 / 088

第三章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

九十九度中 / 090

窘 / 108

钟绿 / 124

吉公 / 135

文珍 / 144

绣绣 / 152

第四章 那些文字里的爱与风景

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 / 164

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 / 175

雍和宫 / 184

平郊建筑杂录 / 186

平郊建筑杂录（续） / 195

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 / 206

第一章

你是那人间四月天



一片阳光

悼志摩
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

惟其是脆嫩

山西通信

窗子以外

蛛丝和梅花

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

究竟怎么一回事

彼此

一片阳光

放了假，春初的日子松弛下来。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，澄黄的一片，由窗棂横浸到室内，晶莹地四处射。

我有点发怔，习惯地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。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，想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，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。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，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，一种精神上的豪兴，情趣上的闲逸；即或所谓“窗明几净”，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，漾开诗的气氛。

那种静，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琤琮的泉流，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，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娱的音调。

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，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，暗香吹拂左右，人随着晌午的光霁花气在变幻。那种动，柔谐婉转有如无声音乐，令人悠然轻快，不自觉地脱落伤愁。至多，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使我偶一回头，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，有点儿惋惜时间；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，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。

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，也许更是一种过失，有闲的过失。但东坡的辩护“懒者常似静，静岂懒者徒”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如果此刻不倚榻上而“静”，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！人家就不可惜它，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哀。

就说它是情绪上的小小旅行吧，不走并无不可，不过走走未始不是更好。归根说，我们活在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么？果真珍惜万物之

灵的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，所谓人类文化？这人类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么？

我们怀疑或许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机体的感觉，生理心理所共起的情感，所激发出的一串行为，所聚敛的一点智慧——那么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。

宇宙万物客观得本无所可珍惜，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兽才开始有了秀丽，有了气质，有了灵犀。反映在人性上的人自己更不用说。没有人的感觉，人的情感，即便有自然，也没有自然的美，质或神方面更无所谓人的智慧，人的创造，人的一切生活艺术的表现！

这样说来，谁该鄙弃自己感觉上的小小旅行？为壮壮自己的胆子，我们更该相信惟其人类有这类情绪的驰骋，实际的世间才赓续着产生我们精神所寄托的文物精粹。

此刻我竟可以微微一咳嗽，乃至用播音的圆润口调说：我们既然无疑地珍惜文化，即尊重盘古到今种种的艺术——无论是抽象的思想的艺术，或是具体的驾驭天然材料另创的非天然形象——则对于艺术所由来的渊源，那点点人的感觉，人的情感智慧（通称人的情绪），又当如何地珍惜才算合理？

但是情绪的驰骋，显然不是诗或画或任何其他艺术建造的完成。这驰骋此刻虽占了自己生活的若干时间，却并不在空间里占任何一个小小位置！这个情形自己需完全明了。

此刻它仅是一种无踪迹的流动，并无栖身的形体。它或含有各种或可捉摸的质素，但是好奇地探讨这个质素而具体要表现它的差事，无论其有无意义，除却本人外，别人是无能为力的。

我此刻为着一片清婉可喜的阳光，分明自己在对内心交流变化的各种联想发生一种兴趣的注意。换句话说，这好奇与兴趣的注意已是我此刻生活的活动。一种力量又迫着我来把握住这个活动，而设法表现它，

这不易抑制的冲动，或即所谓艺术冲动也未可知！

只记得冷静的杜工部散散步，看看花，也不免会有“江上被花恼不彻，无处告诉只颠狂”的情绪上一片紊乱！玲珑煦暖的阳光照人面前，那美的感人力量就不减于花，不容我生硬地自己把情绪分划为有闲与实际的两种，而权其轻重，然后再决定取舍的。我也只有情绪上的一片紊乱。

情绪的旅行本属偶然的事，今天一开头并为着这片春初晌午的阳光，现在也还是为着它。房间内有两种豪侈的光常叫我的心绪紧张如同花开，趁着感觉的微风，深浅零乱于冷智的枝叶中间。一种是烛光，高高的台座，长垂的烛泪，熊熊红焰当帘幕四下时各处光影掩映。那种闪烁明艳，雅有古意，明明是画中景象，却含有更多诗的成分。另一种便是这初春晌午的阳光，到时候有意无意的大片子洒落满室，那些窗棂栏板几案笔砚浴在光蔼中，一时全成了静物图案；再有红蕊细枝点缀几处，室内更是轻香浮溢，叫人俯仰全触到一种灵性。

这种说法怕有点会发生误会，我并不说这片阳光射入室内，需要笔砚花香那些儒雅的托衬才能动人，我的意思倒是：室内顶寻常的一些供设，只要一片阳光这样又幽娴又洒脱地落在上面，一切都会带上另一种动人的气息。

这里要说到我最初认识的一片阳光。那年我六岁，记得是刚刚出了水珠以后——水珠即寻常水痘，不过我家乡的话叫它做水珠。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，忘却它是一种病，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。只要有人过我的窗口问问出“水珠”了吗？我就感到一种荣耀。那个感觉至今还印在脑子里。也为这个缘故，我还记得病中奢侈的愉悦心境。

虽然同其他多次的害病一样，那次我仍然是孤独地被囚禁在一间房屋里休养的。那是我们老宅子里最后的一进房子，白粉墙围着小小院子，北面一排三间，当中夹着一个开敞的厅堂。我病在东头娘的卧室里。西头是婶婶的住房。娘同婶永远要在祖母的前院里行使她们女人们的职务，